

从西安到延安

文 / 文金

如果从高空俯瞰,广袤的三秦大地遍布大山、丘陵与沟壑。在九曲黄河与沧桑秦直道之间的狭长区域,有一条钢铁锻造的巨龙正在养精蓄锐、蓄势待发。它横卧于亿万年形成的黄土高坡,自南向北长达299.8公里,尾巴在西安灞河之滨嬉戏,龙头则低垂于延河之畔畅饮!

它,就是即将通车的——西(安)延(安)高铁!

时代的隐者

每次深入大型建设项目采风,我都会被建设者无比慷慨的奉献精神所感动,被中国“基建狂魔”的质量、速度与激情所震撼。

西延高铁建设项目即将告竣。虽然未见官宣确凿日期,但“年底通车”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,成为百姓热议不减的火爆话题。在通车庆典大幕尚未开启前,我有幸随作家采风团掀开神秘帷幕的一角,来到忙而有序的后台,与这些素面朝天、默默无闻的建设者撞了个满怀。

据说西延高铁项目,建设高峰期有16000余名建设者。大千千人千面、万人万名。有趣的是,一旦进入建设工地,大家自然就消弥了所谓的高低贵贱、尊卑宠辱,变得一律平等。甚至你的真实姓名除了在支付工资时会用到,其余时间尽可以用各类工种之名为名,如:桥隧工、钢筋工、焊工、架子工、风钻工、爆破手、模板工、运输工、混凝土工、搅拌站工、测量技术员、试验检测员、水暖电工、通风工、装修工、机械操作手、机修工、进料员……在这里,不论是农民工、季节工、劳务派遣工,还是队长、班长、项目长,几乎都没有区别——每个人头发都是乱糟糟的,胡碴子是未修整的,眼睛因劳累而布满血丝,他们嗓门奇大,走路风风火火,工作起来个个是拼命三郎。他们远离城市、风餐露宿,顾不上小家,衣服上总是蹭着灰尘、裤子

上溅着泥点、鞋子上粘着草籽……基于他们有太多共同共通共情之处,人们给这个群体起了一个响亮名字——“建设者”。

中国的建设者,是一支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、能打硬仗的队伍。但凡有建设攻坚任务的地方,他们会像铁屑一样迅速聚集;当项目完工时,他们又像河流奔腾入海不复回。他们屈居后台,在该冲锋时冲锋,在该隐退时隐退,因而人们大都只闻其名、不见真容。即使在各类盛大庆典功现场,也很难难找到他们的影子。在主席台剪彩的不是他们,在嘉宾区域西服笔挺的也不是他们,甚至那些整整齐齐的建设方阵——大都由项目尾留机关人员装点,也不见他们的身影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只负责冲锋陷阵、攻坚克难,当使命完成后,必然迅速奔赴下一个工地,开创新的建设局面。

他们是时代名不见经传的隐者——但绝不同于那些清静无为的修道者、远遁尘世的念佛人,还有那些试图取终南捷径、谋俗世功名的酸腐儒。建设者的隐,是不求功名利禄的归藏之隐,是食簞浆壶相迎不得见的神兵之隐,是拂去俗尘洗净铅华的澄明之隐。他们虽然隐身,却不做无功无过、人浮于事的透明人,更不当阴郁悲观、偷奸耍滑的缺席者,而是那心无旁骛、身无私求、实干有为的奋斗者。

他们用汗水和鲜血、用双手和智慧创造未来,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!

为和平而战

从西安出发,一路北上,奔向延安。这是历史上多么熟悉的路线啊!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。那时,全国各地的青年成群结队朝圣般涌向这个能够实现伟大梦想的高原。他们扎根延安闹革命,将青春、鲜血乃至生命洒遍这片热土的每个角落。

这次采访我特意带了一本喜欢的小说《保卫延安》。作者杜鹏程正是那数以万计投奔延安的青年之一,作为延安保卫战的亲历者,他用如椽巨笔谱写出了一部血与火交织、青春与生命飞扬的战争史诗。一路北上,我仿佛听见沿途星罗棋布的战斗遗址有隆隆炮声在耳边炸响,书页间子弹的呼啸和震天的拼杀似乎也要破脊而出……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的战争过往啊!战士们用无量的青春、汗水与牺牲,为我们置换来了今天长久的和平。

70多年后,仍然是这片皇天后土,一队队建设大军像先辈那样披荆斩棘、筚路蓝缕。只要身处建设现场,你就能真切感受到建设者坚如磐石、势如破竹的执行力,真实触摸到建设者激情澎湃、血脉偾张的创造力。虽然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离我们渐行渐远,但和平年代才有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却重任在肩,不逊于泰山!他们每进驻一个工点,就三五年不挪地儿,岩石的爆破声、机器的轰鸣声、钢筋的碰撞声响彻深山峡谷,高悬的钠灯、机车的大灯、闪耀的焊光照亮广袤的旷野,忙碌的身影、不息的劳作、专注的神情充盈于天地万方长青。他们与复杂地质作顽强斗争、与施工难题作激烈对抗、与流逝的时间作日夜赛跑。

战士们为争取和平而战,按照将军帐下发布的行军地图狂飙突进,攻城掠地;建设者为人民幸福而战,铺展开建设蓝图浓墨重彩雷霆万钧,实现梦想。他们是为争取和平而战斗的孤勇者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创造者!

以人民心为心

高铁所经之处,建设者津津乐道于工程的质量、进度和安全,沿线百姓则以朴素的趋利避害之心,冷静地审视着、观望着、期待着:高铁通了能带给我什么好处?

在西延高铁沿线:高陵人民渴望更迅捷地融入“西安大都市”经济圈,富平的柿饼需要扩大市场份额,铜川



图/西铁

新区老区竞相发展两翼齐飞,宜君、黄陵主打旅游优势牌,洛川、富县、甘泉的苹果红枣行销天下……

常言道:铁路一响,黄金万两。高铁开通后,虽然不会像货运列车那样即刻运走当地的土特产,但山区百姓将平等享受大城市才有的高效出行,同时外地客商也将无缝衔接地走进山间地头,从而鼓荡起区域经济、文化及其思想的交流互动,实现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、成果共享。

一路北上,为了多角度端详西延高铁这条银鳞四射的巨龙雄姿,中巴车如同鱼儿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京昆高速、包茂高速、108国道、210国道以及四通八达的省市级干线公路、无所不达的农村公路。目之所及还有风驰电掣的普快、特快、直达、动车组列车,空中划过的西延航线……其实,陕西交通发展足以匹配革命老区人民对于交通出行的多样化、多层次需求——用最规范的语言表述就是——已经基本解决了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的落后之间的矛盾”。

如此讲来,西延高铁的建设及其开通,则是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中,解决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”一揽子务实举措中的点滴呈现。

查阅资料,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:2018年1月,专家审核通过了西延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,计划取消

宜君、洛川、甘泉北3个站点的设计方案,这预示着高铁将在这3处呼啸而过不作停靠。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在陕西各级政府的一致努力和争取下,4个月后,专家组竟破天荒地保留了以上站点。国家高铁网规划设站有着严苛的标准,而西延高铁的以“特例”对待,自然是中央政策的倾斜、革命圣地的加持以及民心所向的吁请等同向发力、共赢破圈的结果。

民心推动时代之变,时代之变呼应民心。以人为本,民心为要,人民的力量至功至伟,它是推动历史巨轮稳步前进、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。

数智高铁

项目建设中,一睁眼就有无数难题扑天盖地涌来:征地拆迁的综合协调,湿陷性黄土等复杂地质条件下的安全施工,质量与进度的和谐共进,控制性工程王家河特大桥高墩大跨的质量管理,工程建设与生态环保的绿色整合,线路平稳度、驾乘舒适度的精准把控,联调联试冲击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值的多部门合作,数字化、智慧化先进技术的落地应用及其推广……

记得早年采访建设项目,总有一些技术壁垒像一堵高墙横亘在前,建设者束手无策,为了啃下工程“硬骨头”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……于是,我忍不住问:有没有什么技术难题难

倒过你们? 答案出人意料。不论建设单位负责人,还是基层技术员,他们都异口同声:“虽然西延高铁建设要求高、任务重,但在当下中国先进的施工技术和强大的管理能力面前,还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!”建设者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自信,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欣慰。可是如此规模宏大的建设,哪有“轻易”可言? 所有辉煌成绩的背后,无一不是默默付出、辛勤劳作的量的堆砌和质的累积啊!

时代的列车隆隆前行,每一步都离不开结实牢靠的枕木作为基础。只有将所有此前难以破解的技术壁垒像枕木一样踩在脚下、钉牢在轨道,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列车才能行稳致远。

没有困难怎么办? 建设者就在管理上自加压力,通过创建标准化工地、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、智能化无人”、建设百年精品工程上下功夫,持续提升工程品质和建设效能。你看这些英姿勃发的合同段负责人,一个个30出头,却又不容辞地挑起了项目概算投资动辄30多亿的建设重担。他们雄心勃勃、勇毅担当,志存高远、不辱使命,是新时代基础设施建设的弄潮儿,是引领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。

一路向北。我们从西安到延安,从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的伟大胜利走向“撸起袖子加油干”的伟大复兴……无人不感慨万千!

在喧嚣尘世中寻一处心灵栖息地

——读祁阿辉散文集《此心安处》

文 / 朴实

在这个信息爆炸、节奏匆忙的时代,我们有多久不曾静下心来,聆听风吹过麦田的声音,观察市井巷弄里的人生百态? 祁阿辉的散文集《此心安处》恰如一股清泉,在浮躁的尘世中为我们开辟了一方宁静的精神栖息地。

《此心安处》以“风物随想”“记忆告白”“行走手记”三辑串联起五十余篇散文,构建了一个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文学世界。作者将视角聚焦于寻常人生的细微之处——毛乌素风沙地的向日葵、关中麦田里麦客收割庄稼的身影、老槐树下的风雨记忆、父母兄长的亲情牵挂、市井街巷悠长的烟火……这些带着鲜活气息的场景次第展开,不仅是对自然风物、往昔记忆、地域文化的深入刻画,更是对人性、世情的敏锐观察与独特感受。

祁阿辉的散文魅力在于她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与笔触。她善于通过细节描写传递情感张力,文字兼具灵动与思辨。她写风,不只是自然现象,而是“连着雨,连着云,连着月,连着沙,连着沙,连着风,连着万物”的生命体。“风能去它想去的世间任何一个角落,谁也挡不住风的翅膀。我们终不能像风一样自由,却可以拥有想象的自由。”

春节人过,而她眼里的春节:“八天假期,除了必要的走亲访友,剩下的分配给吃饭睡觉听书发呆。闲下来时免不了胡思乱想,一些思考看起来徒劳无益,但却是生活里真实存在的一部分。”得出“当确定过程比结局更有意义,便不再执着于探究某些虚无的事物”的人生感悟。这种将生活的细碎感悟付诸文学艺术的美学呈现,正是她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。

多数人不会在意坐在墙根眯眼晒太阳的老人,而她的描绘,便是将普通人容易忽视的生活细节,转化为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思考:“谁如果觉得老人家们老眼昏花凡事视而不见,那是大错特错了。瞅见经过她们身边衣着光鲜时髦的年轻人,她们会端详品评一番。对某户人家孙女的露脐装和两个膝盖扯成天窗的牛仔裤不忍直视。瞧见年轻人整天大包小包地取快递想不通到底有什么可买的。听说院子某个老头老伴去世才

一个月就找了小十几岁的保姆还跟人家眉来眼去便唾沫骂无情无义。有时看见院子遛狗的,对狗主人的关注度超过对宠物狗的兴趣,不待狗主人牵绳走远,就有人小声嘀咕,重点议论狗主人是否离婚或生育有子女,否则怎么会有闲情对狗那么上心。除了这些外,她们也时常羡慕如今的年轻人,吃的用的样样比她们那会儿强了不止百倍千倍。世事变化太快,不敢比啊!这句话常挂在老人嘴边。”

更难得的是,祁阿辉的散文始终贯穿着对普通人的关怀与同情。她写流浪汉“把能穿的都穿在了身上,连围巾也已经扎在应该是很脏的脖子上,似乎凛冽的腊月寒风马上就会袭来,他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样子像歌星在演唱会上。”笔端流露出深切的悲悯又不乏无奈的幽默。她写道班工人的生活,不正面描写修路保畅工作的艰辛,而是通过道工妻子包饺子这一日常场景,侧面反映出养路工的真实境遇。“这天,钱西平早就和好面,醒面的工夫,她剁的饺子馅也拌好了。她说,今天要吃100多个饺子,6个人吃。有时遇上工人上山抢修道路,要在道班吃饭,人员不定,最多一次,她一口气包了300多个饺子。她这边饺子还没包完,一抬头,看见满身泥污,一脸疲惫的工人们已经返回道班,把她急得不行。”这种不居高临下、不刻意煽情的平民视角,使她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温度。

她写游记,除了描写风景外更注重对人的描写,其实人才是最美的风景。如《湘西小记》中她写道:“凉爽的接待大厅,几个穿着土家族衣服的女子,坐在长条椅子上说话,脖子上都挂着景区接待证,个个模样姣好,个头适中。其中一个白脸细腰的女子还逗弄着怀里一个咯咯笑的婴孩,说着一连串我听不懂的方言……倚楼朝下望去,有三五个花袄黑裤的妇人在不远处水边挥臂洗涮着,侧影浑然不觉间与美景一同装进了游客的镜头。”瞧这画面多要强!

她描写城市变迁,不写大拆大建,而是用生动的比喻:“城市像一个磕到碗里的生鸡蛋,能在碗里安静地待着,也能随着碗的晃动而晃动。曾经的城市中心钟楼鼓楼已

经成为过去式,现在哪里是它的中心,哪里又不是它的中心,要看住在这座城里不同区域的人如何界定”。她观察城乡关系,敏锐地捕捉到“天一黑才多少显出了界限”这一微妙现象。她写道:白天,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有些暧昧不清。乡下的夜晚,安静,越是远离城镇的乡下越是安静。天黑下来了,人们自动回到家里,猪乖乖进圈,鸡眯起眼睛进了窝,连地里的萝卜和树上的苹果也放缓了呼吸,不用看,掐算一下阴历就知道天上是半月还是满月。而这时候,城里人多半在霓虹闪烁的楼宇街巷才开始属于他们的夜生活,在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中喧嚣并释放疲惫。

她曾经是《陕西交通报》的记者,几年间采写的新闻作品先后5次荣获陕西省新闻奖和全国新闻大赛奖,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0多次。这些荣誉的背后,是她对新闻工作的执着和对文章凝练的追求。祁阿辉的文字功力和对事物的观察力,在散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祁阿辉坦言:“尘世纷扰,在忙碌的生活间隙,常常感到需要文学的润泽和抚慰。”正是这种对文学的真诚渴望,使她的散文不流于表面的抒情,而是深入到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她认为散文是“了解世界的一条路,也是打开心灵的一扇窗”,这种认知使她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对生活、对人性的观察欲望和表达冲动。

《此心安处》作为祁阿辉的第一本散文集,或许如她所言“有不尽人意之处”,但贯穿全书的真诚与思考,却足以打动每一位在喧嚣世界中寻求心灵安宁的读者。在这个价值多元、人心浮躁的时代,祁阿辉用她的文字提醒我们:生活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,更蕴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。只有学会观察、思考并珍视这些平凡瞬间,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内心的安宁,实现“与曾经过往的和解,以及面对未来的坦然”。

读完《此心安处》,我们或许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,学会在忙碌的间隙,停下来感受风的自由、夜的宁静、人间的温暖。这大概就是祁阿辉的散文给予我们最宝贵的馈赠——在喧嚣尘世中,寻一处心灵栖息地,让漂泊的心有所安放。

2003年,西安城北客运站建成。那年冬天,一块混凝土预制板落在路尽头,像给城北系上一枚白纽扣——方方正正的小楼,瓷砖贴面,远看像谁把饭盒立在了田埂上。开业剪彩那天围观的群众说:“这白楼是北郊的门脸,以后去陕北、三原、富平、铜川等地,都要先到这里报到。”城北客运站穿着一身素净的确良衬衫,在朔风里笑呵呵地张望。

清晨五点,第一辆陕A大巴车呜呜驶进院子,车灯把楼照得通亮;傍晚七点,末班陕B摇着光的尾巴出去,铁栏门哐啷合上,夜风把票根吹得满地打旋。日复一日,白楼前的水泥地裂了补,补了裂,像老人手背上的老人斑。

2008年,我21岁,穿一身刚发的深蓝收费员制服。傍晚六点,大厅里准时响起那个略带沙哑的女声:“陕B,富平方向,开始检票。”我挤到售票窗,接过一张粉色车票,薄得能透出光来。检票口上方,红色LED字屏逐排滚动,把“西安”“富平”“庄里”串成一首诗。

人群一拥而上,我却爱落在最后,看前排大叔肩上的蛇皮袋,看穿校服的小姑娘把耳机塞进耳朵里,看站务员扬起的手臂在空中划出半圆,像指挥一场交响乐。那时候,老旧与拥挤都不是缺点,而是人间烟火的确据,大家目标一致,连呼吸都能同频。楼外,是排队人期待的面孔;楼内,泡面的热气把玻璃窗糊成



岁月笔记本

城北客运站的旧时光

文/图 张慧慧